

風勞
臑膈
四大証治

姜天叙著

R
4

天叙姜公傳

2k73/64

公諱禮，字天叙，姓姜氏，其先浙紹人也。父玉田公，始居江陰之華墅，生公，遂世為江陰人。公好讀書，善醫術，常立功過格，日記得失，終身不忘。每遇貧者施診，往來徒步，出囊中藥治之，不取值，以故邑中賢士大夫樂與締交。蓋非徒重其術，并重其德焉。華墅在邑東五十里，龙砂兩山屏障于后，泰清一水襟帶于前，其山川之秀，代产良医，迄今大江南北延医者，都于華墅，而華墅之中又独推姜氏，盖自公一人开之也。韓子云：「莫为之前，虽美弗彰；莫为之后，虽善勿繼。」吾于姜氏亦云。公于岐黃外，旁及玄功。所善有瞿道人者，髮不櫛，足不履，寒暑一衲，行止无定。迨卒之岁，謂道人曰：「三月之望，吾將逝矣，汝当来。」及期，瞿不至。諭諸子曰：「須之三日，道人必来。」是日命沐浴更衣坐，道人果至。时不能言，但手書「諷經」二字，瞿諾之，即奄然逝。記曰：「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」。公可謂至誠者矣。

論曰：古云：「医不三世，不服其藥。」謂医者当讀三世之書也。余讀姜公所著四大証全書，理精詞約，非数十年之學力，焉能得心应手，活人无算乎！宜其子孙食報于无穷。小道云乎哉！

嘉慶元年（公元一七九六年）歲次丙辰孟春之吉長壽孔廣居拜撰

曹家達序

乡先正姜天叙先生，肆力于医，慨念汉医放失，斐然兴著述之志。综其生平所著，有大毘论若干卷，书中所论风癆臌膈，旁征博引，参以己意，至为详审。曩者予于同乡仲佩紳所设九如堂藥肆遇仲之外舅陈某，出以相示，因得窥其全豹。厥后中医学会刊布杂志，門人王一仁見而悅之，因逐期刊布杂志中，易其名曰风癆臌膈論，从其实也。厥后其裔孙文駿，寓書中医学会，略謂家藏旧本不知何緣遺失在外，冀得原稿，以保存先世手澤。姜氏固多賢子孙哉！然当时以刊布未完，欲归赵而不果。嗣因姜君达夫之請，向中医学会取原稿，而下卷业已遺失。幸一仁所刊杂志，并來書刊入卷尾，略无譌脫。一仁信有功于姜氏矣。今者达夫拟用單行本行世，索序于予，爰为略举顛末，并簡端以归之。

庚午年八月邑后学曹家達謹序

瞿簡庄序

嗚呼，吾華市北鎮向以醫名世，至今衰墜不振者久矣！余髫年授庭訓，卽从事于〔內經〕、〔難經〕、〔金匱玉函〕諸書，訓以知之者爲知，行之者爲行，寧使知之而未能行，莫使行之而未能知。不爲垂垂衰老，僅得略窺其皮毛，何曾咀拾其精髓。吾友蘇墅橋吳刀良先生曰：「姜体乾与叶天士同时行医，体乾游苏适居天士比鄰（凡有就叶診弃之者輒爲之治），一日見墜泪咨嗟者曰：『勢將奈何！』急詢其故，知天士斷其木叶落时定难飞渡。体乾卽爲之診曰：『病固急矣，勉爲处方。』不特璧其診資，并助以藥資，囑服十剂，果驗。天士聞而駭曰：『是誰能挽回輪旋歟？』因知我華市有姜体乾公之医道。天士先生特來華市謁姜公，并謙曰：『昔日有眼不識泰山，今特來請出山。』体乾下榻曰：『余处穷乡，貧病者多，不能出。』乃款留而去。」繇是知学无底止，而医学更无底止。体乾之风，类都如此。而其乃祖天鐸先生之医学弘博，有非时下所能望其项背者。今其裔孙正从持天叙所著风劳膜膈四大証論稿嚶爲校正。据曹孝廉家达得之于仲九如望，曹公詳序之。正从深恐先人之心血手澤湮沒，他日付瓊梨。吾知姜氏將來有繼兴者焉。

承淡安序

医学之在于我国，昔曰：「今不如古」。实则指庸人而言者，庸者皆不学无术之人也。使其学而穷究古今之病源，精审古今之方略，其病之在标在本，病之或传或变，方之宜补宜泻，不执不拘，则可知古人云：「三年蓄艾，能治之于未病之先，」与夫「一七回生，能治之于已病之后。」故曰：讀書而不能医者有之，决未有不讀書而能医者也。

风癆臟膈，症之大者也。諺云：「风癆臟膈，实病难医。」实病，乃邪实正虚之謂。經云：「清靜則肉腠閉拒，虽有大风苛毒，弗之能害。」不独四大証如是，何病不然耶！要之，能詳察病源，精审其証，方以制宜，四大証有何畏哉！吾故多姜公天叙特著「风癆臟膈論」，以闡明古圣先哲立論制方之精微。盖聞姜公者，好讀書，善医术，常立功过格，日記得失，終身不息，探析性命之微，雅抱痼瘵之痛，而以好学不倦之旨，願人以博施济众之未。

讀其論中，类多闡揚經旨，如中风一症，其力主非外风所中，扶奥发微，分疏清晰。如对虚癆一症，其旨当从「难經」治法，融合越人之脉法于仲景辨証之中。論治虛損，本于「難經」及丹溪、子和諸家學說，理精辭約。非数十年之學力，曷克臻此哉！

再讀其臟脹釋義与治臍之方，都有独特之見地。又附杂病論治，有非四証所能限者，傳

引各家學說，參以己意，極為詳確。其諄諄告誡後學之心，如大海明灯。

淡安與鄉先輩天叙公后裔文駿君，忝為腹學之誼，據其敘述，姜氏家藏著作本手，輾轉遷徙，又遭兵燹，盡付劫灰。久耳四大証全書之名，以是未獲卒讀為憾！茲蒙惠我中醫雜誌所載風勞臍膈論全篇，得以拜讀全書。值此發揚祖國醫學文化遺產，一則提供海內同道之參考，一則對姜公畢生心血之巨著，庶不致湮沒而不彰，爰為之序。

時在公元一九五六年六月上浣承淡安謹序

姜文駿序

今夏檢校旧帙，將祖傳醫書數百冊，特為之分篋珍藏，免與諸書間雜也。中有一小冊，偶爾披閱，見書首有四大証全書，江陰姜礼玉叙氏輯，孫健、曾孫大鏞參訂字樣，并有邑諸名宿傳題。閱竟不勝驚喜，以為吾先祖著作，至今日而始發現焉。惜僅存十數頁，末由窺見全豹，亦憾事也。犹憶余童年時，嘗聞先祖詠仙公云：「吾家祖遺醫書，不下數百種，著作滿室，富有五車。同治初，太平軍解放江城時，潰軍土匪軍擾，焚毀殆盡，然燼余尙存數千冊。伯祖蘊山、蔭喬兩公，所得約有千余冊。庚申春，故宅毀于火，煌煌巨制，从此都付諸劫灰。」嗚呼，先人累世之心血，历年愈久愈湮沒而不彰矣！即今所存四大証全書，亦屬殘缺不完。詢諸伯叔，早稔原本失踪无考。惋惜久之。詎今秋吾友陶君南鵬，肄業上海醫學學校，惠贈校出中醫雜誌一冊，內載有姜天叙著風癆臟腑論。卒讀是篇，尙待續未竟。因念吾先祖之姓名奚為而在此耶？得毋姓名有同耶？繼而思余因業商，不明醫學，今日所見之風癆臟腑，莫非即所存之四大証全書。然乎否乎？即將旧稿悉心校對，果然一字不易，乃知此論實為先祖所著無疑也。于是昔日所黯然神伤者，今頓欣然色喜矣。

夫天叙公，龙砂姜氏二世祖也，生于順治十一年，好讀書，善醫術，立功過格，日記得失，終身不息，旁及玄功，名噪大江南北，年七十有一而歿。邑志載有「仁壽鏡」、「本草搜

根行世，今已軼。家乘中只有〔四大証全書〕名目。此外，邑志家乘所未載，而為鄉賢藏匿者，則〔証治匯理〕一書是也，計抄本念余冊，今悉藏張少泉先生家。疇昔家伯省軒，因掌教于南通醫專校，曾親謁張公，云已什襲珍藏矣。他日如能合浦珠還，自當刊行以垂諸久遠。

一九一五年秋九月十一日 世孫文駿敬識

目 录

中 风	(一)
虚 劳	(一六)
水腫 臌脹	(三)
嘔 吐	(六)
噎 膈 反胃	(八)
杂 病	(九)
霍 乱	(九)
关 格	(九)
呃 逆	(一〇)
噎 气	(一〇)
錯 杂	(一〇)
噎 嗽	(一〇)
夢 遺	(一〇)
小便 癃閉	(一一)

風勞 四大証治

江陰姜天叙著

中風

中風一症，有卒仆，有暴瘡，有不遂，有痿痺，有手足不舉，有神昏冒寐，有痰涎壅盛，有語言蹇澀，有外風襲入者，有本氣自病者，其外有六經形証，內見二便閉塞，其病各異，其名不同，而為治之法亦非一也。

〔靈樞經〕云：虛邪偏客于身半，其入系內居營衛。

營衛稍衰，真氣去，邪氣独留，發為偏枯。其邪氣淺者脉偏痛。又云：偏枯，身偏不用而痛，言不變，志不乱，病在分腠之間，

巨針取之，益其不足，損其有余，乃可復也。痺之為病也，身无痛者，四肢不收，志乱不甚，其言微，知可治；甚則不能言，不可治也。仲景〔金匱〕云：夫風之為病，当半身不遂，

或但臂不遂者，此為痺，脉微而數，中風使然。又云：寸口脉浮而緊，緊則為寒，浮則為



孫 恆齋 健 休乾

曾孫

松年 治夫 大鏞 鵠如 參訂
大鈞 元夫

虛，虛寒相搏，邪在皮膚……喘促不遂。是則〔內經〕、〔金匱〕所論中風，皆主虛邪立說。而後代劉河間則主火為訓，李東垣則主氣為訓，朱丹溪則主濕為訓。然則三子者各出心裁，亦指証中之所有而言之也。至近代諸家，則分真中、類中，強引中氣、中暑、中濕、諸卒仆暴死之証，渾同立論。而中風一証，共欲明之，而實晦之矣。蓋中風之邪，其有無夾雜風火氣濕之來，豈可則然分耶？但當以何有何無，孰淺孰深，以求確然之治，斯為當矣。

夫八風之邪，皆名虛邪，人身營衛經絡素盛者，无从入之。入之者，因其虛而襲之耳。〔內經〕以為身之虛而逢天之虛，兩虛相感，其氣至骨，入則傷五臟。是則中風之來，无不本之陽虛者矣。喻嘉言氏論中風曰：陽虛邪害空竅為本，而風从外入者，必挾身中所有之邪，或氣或痰或火而為之標。以風邪之中人，未有不因陽氣不固而入之者也；中風之為疾，未有不因火因氣因痰而勾引深入者也。因虛卒仆，不挾外邪者則有之。若但云客邪而本不虛者，則未之有也。

中風之邪，从外而來，以漸深入。〔金匱〕云：邪在于絡，肌膚不仁。中絡邪氣入衛，猶在絡脉之外，故但肌膚不仁。其曰：邪在于經，即重不勝。中經則于营脉之中，內而骨，外而肉，皆失其所養，則軀壳為之重着，然猶在軀壳之間。至入腑入臟，則离軀壳而入內，邪中深矣。中腑，即不識人。然中腑必归于胃，以胃為六腑之總司也。風入胃中，胃熱必盛，蒸其津液，結為痰涎，壅塞隧道。胃之支脉絡心者才有壅塞，即堵神氣出入之竅，故不識人也。中臟，舌即難言。諸臟受邪至盛，必逆入于心而亂神明。神明无主，則舌難言。其臟氣

素虛而阳气不治者，卒然倒仆矣（此論外中邪以漸深入）。东垣亦分中腑、中臟、中血脉之治。中腑者，其病在表，多着四肢。中臟者，其病在里，多滯九竅。中血脉者，外无六經之証，內无二便之閉，但口眼喎斜，半身不遂。中腑外見六經形証，用續命湯加減治之（小續命湯治中風不省人事，漸覺半身不遂，口眼歪斜，手足战掉，語言蹇澀，肢體麻痺，精神昏亂，頭目眩昏，痰火并多，筋脉拘急，不能屈伸，骨节煩痛，不得轉側，諸風服之皆驗）。

防風

桂心

黃芩

杏仁

羌活

甘草

川芎

麻黃

石膏

人參

白朮

茯苓

芍藥

防己

大附子（炮）七分

上藥作二帖，水一盞半

姜五片，棗一枚，煎八分服

中臟內見二便閉

塞，則用三化湯通利之（三化湯治中風外有六經之形証，先以加減續命湯主之，內有便溺之

阻隔，此方主之）

大黃 枳實 羌活各等分 每服一兩，水煎服。然解表攻里之法，必

體壯証實者設也。夫風為陽邪，善走空竅。若誤攻其表，重開洞門，出而復入，其變愈大。而攻里尤甚。以中臟之候，多因平素積虛，其邪易入，臟真不守，若誤下之，立致危亡，不可不慎也。惟在胃腑一証，內實便閉者，間有可下。然不過解其煩熱，實非大下也。然中臟有緩急二候。中腑日久，熱勢深極，傳入臟者，此屬可下。必使風與熱俱去，填其空竅，則風不再生。若開其竅，必反增風熱，何以下為哉！其卒虛身中急証，下藥入口，其人即不甦矣。可不辨歟！

風中五臟，其來有自。臟氣先傷，后乃中之。火、熱、氣、濕、痰、虛，六賊勾引深入，一旦猝倒无知，偏身牽引，四末不用，但得不死，亦成癱瘓。察其形証，何臟先傷，調

之使平。肺中于风，多汗，恶风，时咳，晝瘥暮甚，口燥而喘，身运而重，胃而腫脹。肝中于风，多汗，恶风，善悲，色蒼，噤干，善怒，头目瞤而脇痛，行常偃，令人嗜甘。心中于风，当分二候。若翕翕发热，不能食，心中飢，食即嘔吐，此外因也。其曰心伤者劳倦，即头面赤而下重，心中痛而自煩发热，当臍跳，其脉弦，此内因也。脾中于风，多汗，恶风，身体怠惰，四肢不欲动，色薄微黄，不嗜食，翕翕发热，形如醉人，腹中煩重，皮目瞤而短气。肾中于风，多汗，恶风，面龐然如腫，脊痛不能正立，隱曲不利，其色炁。此五臟之見証也。审其何臟之証多見，按其脉，察其色，毋草草也。

中风外証，錯見不一。风火相煽，多上高巔。风湿相搏，多流四末，手足麻木。但屬氣虛，关节腫痹，湿痰流滯。

喻嘉言云：中风之脉，各有所兼。兼則益造其偏。然必显呈于脉。盖新风挾旧邪，或外感，或内伤，其脉随之忽变。兼寒则脉浮紧，兼风则脉浮緩，兼热则脉浮数，兼痰则脉浮滑，兼气则脉沉澀，兼火则脉盛大，兼阳虚则脉微，亦大而空，兼阴虚则脉数，亦細如絲，阴阳兩虛，则微数或微細。虚滑为头中痛，迟緩为营卫衰。大抵阳浮而数，阴濡而弱。浮滑、沉滑、微虛、散数，皆为中风。然虛浮迟緩，正气不足，尚可补救；急大数疾，邪不受制，必死无疑。若大数未死，急疾犹得不死，經言风气之病，似七診而非，故有不死。可見大数为风气必有之脉，亦未可定为死脉耳。

天叙云：按中风一証，医書冠之篇首，其証大矣。历观古今名家所論不一，遂令中风一

証茫无着落，以至后代諸君分为眞伪兩途，其意中风必因外中于风，方名眞中；其猝仆偏枯，非因外风，虽至种种諸証，皆为类中。及予考之「內經」、「金匱」諸篇，其論偏枯、猝仆諸証，未尝專主于风立說。及予每驗中风之人，于未中之先，必有先征，或十指麻痺，或肌肉蠕動，或語言蹇澀，或肢体不遂，或平时脉滑大不和，弦紧无根，諸多隱微見于一二年前，人多不覺，直至一吋触发，忽焉倒仆。其若果为外中风邪，何以預为若是也？且每見中风之人，必中年以后，或肥盛之軀。豈外风之来，必中年肥盛者方感之耶？若此，則中风之証非特外风所中也明矣。經曰：仆击偏枯，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。又曰：三阴三阳发为偏枯痿易。又曰：虛邪偏于身中，其入深內居营卫。营卫稍衰，則眞气去，邪气独留，发为偏枯云云。其曰膏粱之疾，其曰三阴三阳，其曰虛邪，其曰眞气去，邪气独留，明指是証非独外中于风。是以仲景先师中风論云：寸口脉浮而紧，紧则为寒，浮则为虛，虛寒相搏，邪在皮肤。浮者血虛，絡脉空虛，賊邪不瀉，或左或右，邪气反緩，正气即急，正气引邪，喎僻不遂。其若果为外中于风，何其反云浮者血虛，絡脉空虛，正气引邪，喎僻不遂等語，則其明指此风为虛风之候，其不專主于外风立論也。东垣、河間、丹溪三君所論似殊，及細詳之，而东垣先生則引經曰：阳之气，以天地之疾风名之。原夫人身中之气，以天地間之风喻之，盖天地間之风，其平治之时未見其形，变現之时迷塞宇宙。而人身中之气亦然，其变其害皆由阳气不治，气即为邪。經云：天明則日月不明。邪害空竅，阳气閉塞，地气冒明。虛风內发之証一如天地間之疾风暴雨，迅不及掩。故以风之一字命名，意可見也。所以病中风者，

每于未中之先，必有先征。河間主火，東垣主氣，丹溪論痰，皆各有卓見。其所論皆中風門中所必有之事，其中氣、中暑、中寒、中惡、食厥、痰厥，其暴病暴死，有相类乎中風，然皆自是別証，与三子所論之証有何干涉耶？不得強引中風合論，亦不得以类中名之。嘉言氏曰：河間主火為訓，是火召風入，火為本，風為标矣。丹溪主痰為訓，是痰召風入，痰為本，風為标矣。然人之一身每多兼三者而有之，曷不曰阳虛邪害空竅為本，而風从外入者，必挾身中所有之邪，或火或氣或痰而為之标耶？当于風火痰氣之間審其何有何无，虛實輕重之際孰緩孰急，辨其分寸可也，而為之施治，斯为上策矣。若但于風之一字起見立說，其不敗者几希！

生生子曰：人之一身，經絡貫串為之脉。脉者，血之隧道也。血隨氣行，周流不停。筋者，周布四肢百節，聯絡而束縛之。此屬肝木，得血以養之，則和柔而不拘急。脉皆起于手足指端，故十二經皆以手足而名，筋則无处无之。皮毛者屬肺，主外，而易于感冒。人身之血內行于脉絡，外充于皮毛，滲透肌肉，滋養筋骨，故百休和平，運動无碍。若氣滯則血滯，氣逆則血逆，得熱則血瘀濁，得寒則血凝泣，衰耗則順行不周，滲透不遍，而外邪易侵矣。津液者，血之余，行乎外，流通一身，如天之清露。若血濁氣滯，則凝聚而為痰。痰乃津液之變，遍身上下无处不到。津液生于脾胃，水谷所成，濁則為痰，故痰生于脾土也。是以古人論中風、偏枯、麻木等証，以血虛、瘀血、痰飲為言，是論其致病之源。至其得病，則必有所感觸，或因風，或因寒，或因濕，或因酒，或因七情，或勞役，房勞汗出，因感風

寒濕氣，遂成此病。此血病痰病為本，而外邪為標，其邪中于皮毛肌肉，則不知痛癢，麻木不仁，如有物一重貼于其上，或如虫游行，或洒洒寒慄，遇熱則或痒，遇雨則沉重酸痛。其邪入于血脈經絡，則手足指掌肩背腰膝重硬不遂，难于屈伸舉動，或走注疼痛。此上諸証皆外自皮毛，以至筋骨之病。凡脈所經所絡筋所會所，血氣津液所行之處，皆邪氣郁滯，正氣不得流通而致。然治者當以養血除風順氣化痰為主，不必強度某病屬某經某臟而兼治之也。

卒仆，謂卒然僵仆而不省人事也。〔內經〕名之癲。凡中氣、中暑、食厥、痰厥，皆致猝然僵仆。然與中風之候，自是相殊。而中風卒倒，喉多痰聲，脈多沉伏，或脈隨氣奔，指下洪盛者。中風之証，有少須自甦者，有中而不甦即死者，有甦而終變不治者，无不本之陽虛。若陽氣未至十分脫絕者，尚可救授。若真陽高絕，虽有良法无益也。若因而挾外邪，或痰或火冲犯清陽，閉塞竅道，亦致倒仆。但得真氣漸復，亦可自甦。倉卒之際，先辨其陽中、陰中。中于陰者，面色或青或白或黑，痰喘昏亂，脈多汗，甚者手足厥冷。中于陽者，面赤唇紅，牙关緊咬，上視強直，掉眩煩渴。大率陰中重而陽中輕。又必先辨其閉証、脫証。若牙关緊咬，兩手握固，即是閉証，法宜開关通竅，急宜用通关散，牙皂、細辛、生半夏，為細末搗勻，有嚏可治，无嚏難治。口噤不开，宜挾，或以破根散（南星五分，冰片少許）以中指點末，擦牙根（一法急用白朮半兩，鹽花一分，細研，揩牙根，更以半錢綿裹安牙尽头，或用烏梅肉擦牙），隨用姜汁、竹瀝、麻油化蘇合香丸，或用三生飲（生南星一兩，川附子五錢，生川烏五錢，木香二錢五分，加姜十片，煎好嚥下）。挾虛者加人參兩許。如

熱阻关窍，痰盛昏迷者，用牛黃清心丸，煎滌痰湯（南星、姜汁炒）半夏各二錢 枳實一錢 茯苓半錢 橘紅錢半 菖蒲八分 人參 竹茹各七分 甘草五分 化下（以上為閉証者設）。若口開（心絕），手撒（脾絕。閉証則口噤咬，兩拳握固，與口開者異），眼合（肝絕），遺尿（腎絕），声如鼾睡（肺絕），此名脫証。若五不全見者，速宜大劑參附煎濃汁頻灌，及灸臍下，虽曰不治，亦有得生者（中風脫証極虛，不救者多，即用參附，亦不过或翼什一。若不預為病家道明，竟投參劑，設使不救，多致招謗）。若不分閉、脫，妄投亦合、牛黃，不救（按腦麝、牛黃，乃辛香竅散之品，惟中藏閉証，暫借開竅。設邪在血脉，反誤投之，引邪深入，如油入面，莫之能出。至脫絕之証誤投之，是速其死也）。〔心法〕云：氣虛卒倒，用參、芪補之。肥白人多濕，少用烏頭、附子行經；瘦人陰虛火熱，用四物湯加竹瀝、牛膝、芩、柏，有痰加痰藥（按肥白人多濕，用烏、附行經，然肥白人不特多濕，抑多陽虛，附子在所必用也）。痰涎壅甚者，宜用吐法，稀涎散（半夏（大者）十四枚 牙皂一个（炙））入姜汁煎服。不能嚥者，徐徐灌之（此法之輕者）。其有涎多難散，又非小吐不可，則用明硃、牙皂等分為末，白湯調服吐之（此吐劑之輕者）；重者用藜蘆半錢為末，加麝香少許，薑汁調灌。若口噤昏迷者，灌入鼻內吐之。虛者不可吐。其或風多涎少，人事不昏者，則用蝦半斤，入醬、葱、姜等物，水煮，先吃蝦，次飲汁，后以鰓翎探引吐之。痰涎壅甚，用橘紅一斤，逆流水五碗，煎至一二碗，傾服白湯導吐之，吐痰之聖藥也。太白散用陳石灰水飛，每服三錢，水一碗煎湯溫服，下痰如神。氣欲絕，心头上溫者，喉中微响皆效，二陳湯、星香